


发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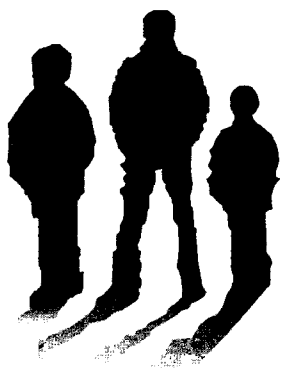
唐成◎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发迹

唐成◎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迹 / 唐成著. - 北京 :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 - 7 - 5137 - 0213 - 3

I. ①发…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584 号

《发迹》

唐 成 著

出版人:肖斌

选题策划:孟杰 陈蔚 何巧云

责任编辑:张京涛

装帧设计:柏拉图

责任印务:宋小仓 曲利华

出版发行:中国和平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 10 层(100088)

发行部:(010)82093738 82093735(传真)

网 址:www.hpbook.com

E - mail:hpbook@hpbook.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6

字 数:310 千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5137 - 0213 - 3

定 价:2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一 章	福祸临门	(001)
第 二 章	拆迁风波	(018)
第 三 章	秘书角色	(039)
第 四 章	东窗事发	(067)
第 五 章	沉冤得雪	(088)
第 六 章	意外访客	(109)
第 七 章	高层施压	(127)
第 八 章	官场之门	(148)
第 九 章	青云平步	(174)
第 十 章	惊天真相	(200)
第 十 一 章	权力刀尖	(223)

第一章 福祸临门

听到响动,林业贵从睡梦中惊醒,意识到家中来了不速之客。半夜三更谁会有一家小诊所感兴趣?应该不是得了急病的村民,得了急病的人没有这么淡定,隔着老远就会又吼又叫。会是谁?从时起时落脚步声判断,极有可能是小偷。

林业贵不再犹豫,赶紧起床。为防不测,他操起一根木棒壮胆。

果然有两个鬼鬼祟祟的黑影潜伏在诊所过道处。

“谁?!”林业贵大声叫道。

不速之客转瞬即逝。林业贵紧跟着追至门外。

门外是三铺镇街道,也是107国道。此时对面正好驶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两盏耀眼的车灯把一条不足五百米长的小街照得犹如白昼——小街上没有不速之客。

林业贵无奈地打道回府。没走几步,脚被绊住,原来地上有一床棉被。忽然一声啼哭吓得他倒吸几口寒气,声音是从棉被中传出的。他解开棉被,里面竟然是一个男婴。

谁家的孩子?林业贵抱起男孩左顾右盼。

应该是不速之客留下的“礼物”。

意外之喜!他赶快回去告诉妻子。

“吴丽,男孩……”由于高兴,林业贵的话前言不搭后语。

“男孩?”吴丽睁开睡眼,顿时睡意全无。

吴丽接过孩子,酸甜苦辣刹那间涌上心头。一直盼望着有一个孩子,可婚后她一直不能生育。不是先天不育,而是当年的愚昧无知害苦了她。初中毕业那年,她随“铁姑娘战斗连”参加全区冬季农田水利开发大会战。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劳动大军不仅要学大寨,还要学人民解放军。吴丽当选铁姑娘战斗连连长。但争强好胜、巾帼不让须眉的性格害了她,男人喝几口酒下到水田铲泥,她也喝几口酒下到水田。她忘记了那是冬天,忘记了她是女人,也忘记了女人每月特殊的几天是最不堪一击的时候,她就这样懵里懵懂地在水田里浸泡了一

发 个下午，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闭经。

迹 好人咋没好报？她责问苍天。或许苍天有愧，给了她一个补偿。第二年春天，组织上送她到地区医院进修，结业后让她当上了三铺镇公社卫生院医生，没多久升任三铺镇公社妇联主任，再之后是贺楼区区公所副区长，最后官至都阳县卫生局副局长。一连串的职务升迁前后不到三年，而且未婚夫林业贵也沾了她的光，从三铺镇公社卫生院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吴林两家是世交，林家世代在三铺镇开药店，吴家几代人则在三铺镇坐堂问诊。一家看病，一家抓药，珠联璧合。林业贵是家中长子，她是家中长女，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最终有情人喜结连理，成就一段好姻缘。

婚后吴丽的问题暴露无遗。她虽然心中有数，但他俩不死心，翻了很多药书，自配了很多中药，也上了省城、京城大医院，却无济于事。面对质问，她只得实话实说。林业贵的父亲是老中医，治愈过不少不孕不育患者，这一回却是望“肚”兴叹。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妯娌经常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刺激她，这让她更加心烦意乱。

离婚！吴丽主动提出。

林业贵坚决不答应。古人说百年修得共枕眠，不能因为没有后代而影响夫妻感情。丈夫的宽容让吴丽更加自责和内疚，虽然仕途得意，但她总是怏怏不乐。天长日久，吴丽的精神每况愈下，最终得了抑郁症，甚至无法正常工作，她要求调回三铺镇。人回来了，官却降了两级，当上三铺镇公社卫生院副院长，成了丈夫的顶头上司。

三铺镇公社建制撤销后，三铺镇公社卫生院降格为三铺镇卫生所，一共只有五名职工，她当所长。正所谓知夫莫如妻，她认为丈夫更适合当所长。上级采纳了她的建议，于是一纸通知，李代桃僵，林业贵当上了所长。

卫生所留不住人，三铺镇也不是过去的三铺镇，107国道建成通车后，家家户户将老街的房子拆了，都到国道两旁重新盖房子。现在的三铺镇是村不村、镇不镇，好在还有粮站、供销社、卫生所几家国营单位撑门面，这才没有沦为纯农村。国营单位里面的正式职工纷纷找门路调走，卫生所成了夫妻店。没办法，上级批准他们自主招收一名临时工。三铺镇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德中的小女儿张美容进了卫生所，三人“小店”一直维持到现在。

“要是孩子的父母找上门要人怎么办？”吴丽问丈夫。

有这种可能，更何况还是男孩。他们是本地人，有根有蒂，孩子的父母随时可能找上门来。如果真是这样，还不如现在不要，免得日久生情，难以割舍。

婴儿像是明白大人的心事，以哭表示抗议。

估计是饿了要吃，吴丽吩咐林业贵回去找找，或许还有奶瓶、奶粉之类的东西。

果不其然，不仅有奶瓶、奶粉，还有尿布、衣裳、玩具和一个帆布军包。想不到的是，奶瓶里还有半瓶牛奶，余温尚存。

吴丽将奶瓶塞进婴儿的小嘴。小家伙怕失去到嘴的美味，猛地咬住奶嘴不放，确定没有“竞争对手”后才松开小嘴，然后大口大口地吮吸。

帆布军包里装有一本书，书中夹有一封信。林业贵从信封中抽出信笺。直觉告诉他，孩子的身世就写在信中。果真如此，是孩子父母的亲笔信——

尊敬的好心人：

请允许我们称您二位为大哥大嫂。我们的孩子生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三日早晨六点三十三分，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和缺陷。我们迫于无奈才忍痛割爱，只因实在没有能力抚养孩子。请你们放心，无论孩子日后当了大官还是发了大财，都与我们无关，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与你们争抢。我们已不配做父母，请大哥大嫂相信我们，孩子现在是你们的，将来也是你们的，以后也是你们的。若我们食言，遭电击雷劈。

口说无凭，立字为证。

此致

敬礼！

一对不配做父母的人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六日

夫妇俩反反复复琢磨了好几遍，感觉孩子的父母说了假话，他们不是没有抚养能力，而是有难言之隐。

这就怪了，孩子的父母会是谁？

私生子。林业贵从心里感觉这孩子的父母有可能是长青茶场知青。因为那种写有“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到那里大有作为”的帆布军包，只有知青才有。在三铺镇旁边，有一家知青茶场，住着省城知青，最多时有三百多人。“文革”结束后，大批知青陆续回城，现在只剩下几个没门路的留守人员。

难道是他们其中的一对？

吴丽怀孕的消息成了一条爆炸式新闻，在三铺镇方圆数公里传开。

不敢不信，不能不信，吴丽的肚子挺得像座小山。

假的。最先下这个结论的正是吴丽的妯娌董汉云。她的理由很简单，公鸡咋能下蛋？

有人说她董汉云缺德。董汉云要用事实说话。于是她跑到大嫂家。

吴丽果然挺着肚子，看样子也有七八个月的身孕。触景生情，董汉云心里怪怪的、酸酸的，无法接受眼前这个现实。吴丽也能生孩子？在她看来，好像这

发 个世界只有她董汉云会生。

迹 董汉云的确有这种想法，生崽是她的骄傲，也是她在林家高人一等的筹码。

董汉云故作惊讶道：“不得了大嫂，你肚子里是不是长了血吸虫？”

吴丽听口气就知道她不怀好意，接茬说道：“你也长了四次。”

厉害。董汉云生了三男一女，加起来刚好怀孕四次。

“你怀孕了？”董汉云故作吃惊，“太好了大嫂，几个月了？怎么过年时都没有发现？”

吴丽本想说关你屁事。这种女人，吴丽是想老死不相往来的。恨她有理由，当年吴丽想从儿童福利院领养一名女婴，不知她是怎么得到的消息，坚决反对。还跑到公公婆婆面前大做文章，要把自家的老四林荫过继给吴丽。吴丽不答应，她便大吵大闹，还血口喷人，骂吴丽是一只不下蛋的公鸡。公公婆婆也和她一个鼻孔出气。争来争去，结论只有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吴丽领养一事告吹。

“难道我怀孕还要向你报告？”吴丽回敬道。

董汉云知道话中有话，却不识趣。她说：“我是过来人，生儿育女有经验……我是为你好，你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好人心？吴丽看了她一眼便欲离开，不料董汉云的手伸了过来，说：“大嫂，我帮你检查一下胎位。”

董汉云此举是想试探一下虚实。

吴丽早有防备，“啪”的一声将她的手打回。

“大嫂，这么用力干什么？”她说。

吴丽正色怒斥道：“我是医生，还用你教？”

董汉云讨个没趣，跑到公公婆婆面前告状。

董汉云是林家的功臣，在林家颇有地位。公公婆婆一共生了三男一女：一个儿子没子嗣；一个儿子是傻子，没有结婚；就她这个儿媳妇最争气，结婚八年一口气生了三男一女，为林氏家族人丁兴旺立下了汗马功劳。

“爸，妈，大嫂肚子里长了怪东西还死要面子，说怀孕了，我好心劝她去大医院做检查，她还怪我多事。你看，她还打我，手都肿了……她这种人缺德事干多了，怎么能怀孕？”董汉云一边说一边伸出被打肿的手。

打得好。公公婆婆知道她的德行，只要她和别人吵架，不用问，八成是她没理。

“你说什么？给我再说一遍！”林祖伯十分迫切地问。

董汉云把刚才的话又复述了一遍。

“哈哈！我的祖传秘方起作用了。”林祖伯自鸣得意，“这下好了，林家又能添丁了。”他转身吩咐老伴，“孩子他娘，捉两只老母鸡去看看大媳妇，她有喜

了……要加强营养。”

董汉云气得拼命跺脚。

直到董汉云嚷嚷着要走，林祖伯这才注意到她的存在，喊住她道：“云保，一家人有事要互相谦让照顾，不要‘鸡搁不得鸭，鸭搁不得鸡’，和为贵，家和万事兴，懂吗？”

董汉云说：“我生了三男一女，没有吃你半只老母鸡。”

“放你娘的屁，”林祖伯开骂，“老子历来一碗水端平……会生娃有什么稀奇，母猪一窝还能生十个八个，你能比吗？”

姜还是老的辣，一下子说到点子上。想跟他林祖伯斗嘴她还嫩了点，他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董汉云不敢回嘴，走为上策。

媳妇走后，林祖伯走进卧室，关好房门，从床底下摸出一本书来。确切地说这是他林家的传家宝，是祖传秘方，从明朝传到现在，已经传了十几代人。过去他家有許多医书，大多都是祖上传下来的线装本，不仅有收藏价值，还有实用价值。书就是本钱，有了这本钱，子孙享用都不愁，只可惜没保住。“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成了红卫兵革命小闯将“不破不立”的对象，他们来了一伙又一伙，一把火接着把一把火地烧，不仅把他家所有藏书烧得精光，还把红木家具烧成了木炭。

林家是三铺镇的名门望族，世代在三铺镇开药铺。可以这样说，三铺镇的历史有多长，他林家的家史就有多长。

不用吹牛，他祖上是三铺镇的开山祖。那时三铺镇没有地名，位于荒郊野外，方圆数十公里都没有人家，他的老祖宗为了躲避战祸携一家老小来到此地，靠种药、卖药兼看病为生。一年后才来了一户姓叶的茶农，将茶树引种在山上，又开了一家茶铺，以种茶、卖茶度日。没过多久，张铁匠也率一家老小来此地埋锅造灶，开了一家打铁铺，因其脸黑，大家就喊这家铁铺为张黑子铁铺。药铺、茶铺、铁铺统称三铺。有店铺就有交易，有交易就有人气，商品贸易为三铺带来商机，三铺成了商品集散地，明朝中期开始建镇，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鼎盛时期的三铺镇，有四万多人口，三十二家药铺，七十二家茶铺，二十八家铁铺。其主打产品药材、茶叶、剪刀内销全国各地，外销日本、英国、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

林祖伯戴上老花镜，小心翼翼地翻开“传家宝”。这本书上记载着治疗不孕症的七种方法、五十六味药。为治愈大媳妇的病，他将七种方法都试了，五十六味药都配了，现在就不知道是哪种方法、哪几味药见了效。

林祖伯正在沉思时，突然听到敲门声，赶紧将传家宝放回原处。

发 “哪一个？”林祖伯边开门边询问，“哟，是德中叔。”

迹 虽然是叔，但年龄差不多。在三铺镇这个地方，彼此都是亲戚，有的还是几层亲戚，按女方喊，可能是叔侄辈；按男方称，就可能成了兄弟辈。由于代代联姻，所以叔侄辈和兄弟辈甚至爷孙辈重叠的现象很多，多到瞎喊瞎有理的地步。

张德中是张黑子铁铺的后人。

在三铺镇这个地方，林、张、叶是三个大姓，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他姓是小姓。

“祖大哥，我有两件事找你商量。”张德中没有以叔自居，而是以平辈相称，“第一件事，明天省、县招生办要来大队搞政审，调查叶亮的表现。这次咱们林姓和张姓要联合起来，阻止叶亮这小子上大学。第二件事，昨天下午王永明书记把我叫到公社，叫我们大队把知青茶场接过来，你看让谁当场长合适？”

按理讲，这类事不用找林祖伯商量，因为他在大队、生产队狗屁职务都没有。但不找又不行，因为整个林氏家族都由林祖伯说了算。

林祖伯没有想到张德中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对叶家下黑手。叶家与张家的矛盾由来已久，祖辈就因生意上的纠纷而结冤结仇。到了张德中这一代，虽然没有祖辈“鸡搁不得鸭，鸭搁不得鸡”那么严重，但是，笼罩在祖宗牌位上的阴影无法褪去。张德中当上村支书后，在“以粮为纲”的精神鼓舞下，带领群众将叶氏家族苦心经营的一千多亩茶园砍得精光。当然，这时候的茶园姓公不姓叶，是人民公社的茶园。但是，这茶园也曾经是叶氏的祖业，这样砍实在让叶家心疼。如果不是上级及时发现，三铺镇很可能连一棵茶树都不剩。“以粮为纲，并不等于全面砍光……”上级严厉制止了三铺镇大队的做法。可惜上等茶园已被毁掉，只留下次等茶园，即现在的知青茶场。

“德中，”林祖伯直呼其名，他以这种口气称呼是以大哥的身份自居，因为他大张德中两岁，“解放快三十年了，我们三铺镇这个破地方好不容易考上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这是镇上的光荣，还是让他去吧。”

张德中惊讶地望着他，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这老家伙是老糊涂了还是要滑头？在张德中的印象中，林祖伯对叶亮是恨之入骨的，因为叶亮伤了他的脸面。林祖伯的小女儿林英与叶亮从小就订了娃娃亲，哪知道叶亮高中毕业后不要林英，自己新找了一个对象，这事把林祖伯气得差点吐血。

在林祖伯看来，看不起他女儿就是看不起他，既然这样，那么他林祖伯也不是好惹的，没有好果子给你吃，叫你叶亮在三铺镇没有出头之日。来了招工指标，按条件非叶亮莫属，休想！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叶亮呼声最高，也休想！叶亮的父亲叶真鸣知道林祖伯在背后使绊子，便上门求林祖伯放过儿子，没门！连大队小学民办老师都没有叶亮的份，让他白拿高中毕业证。

高中毕业生在当时也称得上文化人了。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张德中不知道林祖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问道：“祖伯哥，你的意思是让叶亮去？”

“是，”林祖伯肯定地点头，“不仅让他去，大队还要放一场电影以示庆祝。”

张德中没有想到林祖伯突然变得大度起来，是吃错了药，还是脑子里哪根弦出了问题？

其实是识时务。林祖伯一直看好叶亮，认为这小子必定会飞黄腾达。他是过来人，明白人才是埋没不了的，金子总会发光的。与人才过不去就是与自己及子孙后代过不去，他清楚形势，这一次上大学不是上工农兵大学，是正儿八经的考试，既然是考试，那么就重成绩重分数。除非有重大政治问题！叶亮有什么问题？屁问题都没有，跟他女儿林英悔婚，充其量是喜新厌旧或者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摆不上桌面。什么叫认清形势？这就叫认清形势。当然，这样的考虑他不能跟张德中明说。

“好了，不谈这个。”张德中有些不悦，“谈第二个问题，你看谁当知青茶场场长合适？”

见他不高兴，林祖伯说话的口气也变得硬邦邦，“你是支书，你说了算。”

张德中马上换成一副笑脸，说道：“祖伯哥，林、张两姓是三铺镇大姓，你我不关心三铺镇的发展，谁还敢操这份心？”

说得也是。林祖伯是个容易满足的人，只要你敬他一尺，他就会敬你一丈。他说：“德中，你不想当场长了？”

正因为不想才提出来。过去的场长与现在的场长是两码事，过去知青茶场是公社的茶场，属公社管辖，现在下放到大队，就没有必要兼这个场长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关键是现在的茶场今非昔比：第一，知青开始陆续回城了，这也就是说，不再有这方面的扶持款，也没有了找上面要钱要物的理由；第二，知青茶场，现在是有场无茶，杂草比茶树高；第三，知青茶场还没回城的女知青骂他张德中是色中恶魔，他张德中对自己做的事心里面倍儿清楚，必须赶在流言四起之前离开这里。

“祖伯兄，我这个场长头衔是公社强迫我戴在头上的，是为了方便工作。”张德中摸了摸脑袋，“你不是不知道，城里娃要多调皮就有多调皮，偷鸡摸狗样样都干。要不是我，其他人还真没有谱……”讲起过去，张德中就滔滔不绝，言语之间都是对自己的崇拜。

林祖伯打断他的话：“德中叔，你那些丑事我不想听。”

“嘿！嘿！”张德中干笑两声，重新切入正题，“祖伯哥，你看良兵怎么样？”

良兵是张德中家老大，在大队铁铺社打铁，算得上是大队的职工。

“这个……这个……”林祖伯一时语塞，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表述。

显然是不赞成。

沉吟片刻后，林祖伯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叶真鸣当场长，张良兵当副场

发 长。他说叶家世代与茶叶打交道，是种茶的行家里手，让叶真鸣来当这个场长
迹 比较合适。

张德中压根儿没有想到要请叶真鸣出山，当即表示不同意。但既然是他主动征求意见，那么还得想办法说服对方。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有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儿子当场长，让林祖伯的老三林业财当副场长。

这个办法果然封住了林祖伯的嘴。

还有什么好讲的，林祖伯家老三是弱智，让他当副场长是在抬举他林祖伯。

林业财是双喜临门。当上副场长是第一喜，讨上老婆是第二喜。

两件好事几乎是同一天降临在他身上，真应验了一句古话：是祸躲不过，是福跑不了。似乎大祸大福注定与他今生有缘，他还在娘胎的时候，大祸便突然降临：一天，他的母亲挑一担猪屎粪路过国民党军营时不小心弄脏了哨兵的衣服，被哨兵狠狠打了一顿，要不是他父亲掏钱快，可能就没有他了。母亲挨打后流了一地血，本以为流产了，没想到母子还是挺住了。几个月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父亲最担心他缺胳膊少腿，没想到他五官端正，正要庆幸时，却发现他很“乖巧”，不像他两个哥哥那样好哭爱闹。两个哥哥一岁左右就能说话，他五岁才开始说话，并且吐字不清。父母盼他“后来居上”，他却不争气。同龄孩子高中毕业，他还在读小学。光小学他就读了十年，功课更是一塌糊涂。虽然他说话不利索，短笛吹得却是悦耳动听。尽管他不识谱，八个样板戏却能从头吹到尾。大队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宣传队，请他当起了“吹鼓手”。也就是说他还不太傻。

可是大家还是把他当傻子看待，三十多岁了还孑然一身。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是一个身体健康、四肢发达的男人，当然渴望异性。但是没人愿意把女儿往“火炕”里推。他是火炕，他浑身上下都是热情之火，见到女性，一双眼睛就像两束灼人的火焰。女人说他的眼睛是色迷迷的，路上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他就退避三舍，怕引火烧身。这样做无疑是在挑逗他，他越发欣喜若狂。

现在好了，他有女人了。

谁也没想到他的女人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许多人看了他的俊媳妇都后悔莫及。

是呀，这个女人在三铺镇待了足足半个月，就是没有人正眼看她，只把她当讨饭的打发。她确实是叫花子，家住岳阳楼洞庭湖边，一场大水把全村淹没了，从此家人失散，生死未卜，她便四处寻觅，沿着 107 国道乞讨流浪。几个月下来，她成了一个十足的叫花子：蓬头垢面，目光呆滞，给人一种错觉——女疯子。

除非是闲得无聊，否则谁也不会主动跟她搭讪。

林业财不仅给她饭吃，还吹笛子给她听。本来三铺镇对她来说只是一个驿站，却因为他而多停留了一天，之后鬼使神差又多待了一天，接下来又多待了一天。第四天她决心要走，第五天又不知不觉地回来了。林业财不知道她走了，找了她一天一夜，好辛苦，第二天才发现了她。再次相逢，她不再有心理戒备，她的话多了起来。但是方言味儿太重，他基本上听不懂。情急之下他吹起笛子来，是样板戏《红灯记》的曲子。她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来，接着唱出声来。

她的嗓音有点像李铁梅的声音。

有人给林母报喜，说她的老三跟街头疯女打得火热。林母又惊又喜，跑到街头将儿子和疯女带回家。林母烧了一锅热水，找来几件干净衣服，叫她洗澡。

果然是三分人才七分打扮，沐浴更衣后的她倒像是仙女下凡。

由于方言的问题，讨饭女只能拿着笔在纸上写下她的姓名、年龄、婚姻状况：方珍珠，十九岁，未婚。

林母大喜过望，问她愿不愿意嫁给她儿子。

方珍珠重新打量林业财，眼前这个男人傻是傻点，却是好人，是靠得住的好人，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好人。她不想当浮萍，不愿再流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想嫁人，那不如就嫁给眼前这位傻乎乎的大哥吧。

她含羞地点点头。

林业财兴奋得不能自制，抱起方珍珠就地转了七百二十度。他有的是力气，如果不是怀中的人在喊在叫，他还能再转七百二十度。这就是傻人的示爱方式，虽不含蓄却很实在。

最高兴的当属林母，三儿子的婚姻一直让她牵肠挂肚，没想到惹人惹福，好媳妇得来全不费工夫。她本想大摆宴席，却被林祖伯阻止了，理由是方珍珠岁数太小，还有男女不般配，不仅年龄相差十六岁，而且女方是正常人，林家有乘人之危之嫌。不想闲言碎语就得低调，不摆宴席才是上策。

吴丽生了一个胖小子，取名林立。

出院那天，林业贵找熟人借了一辆吉普车，带上母亲和两个弟媳一起到县人民医院接吴丽。

董汉云这辈子没有坐过小车。要知道，当时只有县长才有资格坐北京吉普，她一个农村妇女能坐上这玩意儿，真是高兴过头了。她把头和手都伸出车外，遇上熟人就打招呼，完全不顾司机的劝说。

好在过了三铺镇她就没有熟人了。

到了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吴丽正抱着孩子。董汉云要接孩子，吴丽没有松手，而是让她提行李。

回家途中，吴丽抱着孩子坐在副驾驶座上，头上还缠着月母头巾。

发 由于是第一次进县城，董汉云的注意力一直在窗外。县城就是县城，比起
迹 三铺镇不知热闹多少倍，遗憾的是不能下车体验一下。

董汉云的车瘾还没有过足，车子就开到家了。她正要下车，鞭炮声把她吓得退回车内。乖乖，外面少说也有一百多号人。

吴丽在三个亲妹妹的簇拥下走出小车。

人群中闪出一条路来，同时祝贺声一片。有些人是看热闹，有些人是看稀奇，都想看看这“十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吴丽。

谣言不攻自破。

与此同时，还有一户人家也在庆祝。

是叶亮家。

叶亮是双喜临门——除了考上了大学，还喜得千金，取名叶片云。于是两套锣鼓一起打。

叶亮是三铺镇的骄傲，也是贺楼公社的骄傲。全公社一千多人报考，唯有他考上了，并且还是重点大学。

这一天成为三铺镇的节日，家家户户“倾巢出动”，到叶家喝喜酒。来的都是客，即使是过路客、陌生人、叫花子或流浪汉，只要合掌恭贺，不送礼也能喝上喜酒。

吃的是流水席，从中午吃到天黑。酒足饭饱后还有节目和电影看。放电影的钱由大队开支，并且是通宵电影。不过除了《渡江侦察记》、《大浪淘沙》是新片外，其余都是老片。

叶真鸣没有看电影，也没有时间看电影。作为一家之主，为了办好这次宴会，一个月前他就开始张罗。儿子为他撑了门面，整个叶氏家族的门楼高了三尺，他理所应当大张旗鼓地庆祝一番，所有当地亲戚都要到场。他把三个儿子召集起来进行分工，大儿子叶天在县烟麻茶公司上班，见过世面，由他负责接待客人；二儿子叶地在三铺镇土产品门市部做临时工，负责买菜；三儿子叶亮是“新科状元”，贵人不能贱用，负责迎宾。他的任务就是督办，有两个人必须是他亲自出马请的，一个是林祖伯，一个是张德中。如果他不出去，这两个人就是用轿子去抬也请不到。

看人下菜碟，区别对待，这是某类人待人接物的潜规则。叶真鸣先到张德家中家，他抱拳点头道：“恭喜！恭喜！德中舅，婆家风水……托婆家洪福，叶亮考上了大学，请舅爷给撑个门面，喝两杯喜酒。”

按辈分，张德中高他一辈。叶真鸣的伯母是张德中没有出五服的族中大姐。

张德中在三铺镇不愁没酒喝。不过人家不请他也不会觑着脸去，因为他是

支书，架子还是要摆的。他不去并不代表不送礼，他会安排老伴或是孩子前去，即使没人参加，也得带个人情儿去。面子可以不给，但不能失礼，这是三铺镇遗风，只要是街坊邻居请客，家家户户必须到堂。

这一次没有价钱可讲，就是不请他也要去，叶家在走上坡路，叶亮的前程看涨，想巴结都怕巴结不上。

听到叶真鸣的话，张德中犹如盛夏喝冰水般舒服，说道：“同喜，同喜……叶亮考上大学，有出息啊，也是我这个做舅爷的荣耀，到时我一定去喝喜酒。”

两个月前张德中可不是这个态度，而是想方设法阻止叶亮上大学。他对招生办进行政审的人讲，叶亮的家庭出身不好，他父亲是地主，还“里通外国”。叶亮本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是典型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家伙，读了高中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就不要订婚多年的未婚妻了，这样的人接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班……说了一箩筐，丝毫没有作用，高校录取通知书照发不误。他这才明白，老办法不管用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不得不佩服林祖伯那老东西有头脑。既然阻挡不了人家，那就得顺势而为，装出比谁都积极——放通宵电影就是他林祖伯拍的板……

从张德中家出来后，叶真鸣直奔林祖伯家。他先不说来意，而是先声责怪起林祖伯：“老亲家，你家老三结婚都不请我喝杯喜酒……怕我送不起礼是不是？”

叫了十几年亲家却没有成亲家，还叫亲家明显有示好之意。

好在林祖伯默认了，甚至在心里还有几分窃喜。他知道对方不是来兴师问罪，而是请他喝喜酒，也就闲话少说，直入正题：“那叫什么喜事，你家叶亮才有出息……请我喝喜酒是不是？”

正是此意。

林祖伯见四下无人，神秘地说：“亲家，你还不知道，叶亮差一点就上不成大学了。”

叶真鸣一惊，还有这回事。

林祖伯说：“有人说孩子坏话，想在政审上设卡，被我制止了……现在你放心，谁也不敢说他坏话……他不认我这个岳父，我还认他这个女婿呢。”

叶真鸣打了一个冷战，谁要害叶亮？

林祖伯不说，打死他也不会说，这个度他能把握，既要做好人也不想得罪人。

告辞时，叶真鸣说了一些感激不尽之类煽情的话。到家后，他一直在谁想害叶亮？肯定是冤家！能与他家结怨的只有林祖伯和张德中。

叶天见父亲一声不吭，陷入了静思中，以为出事了，搞清楚后这才告之父亲，“海外亲友”联系不上。亲友间多年不联络便失去了联系，也怪不得谁。前

这些年谁敢联系？“里通外国”的帽子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帽子虽然戴在他叶真鸣的头上，但也等于戴在几个孩子头上。叶天工作相当积极，写了十几年入党申请书，就是不能入党，失去了好几次升迁的机会。

叶真鸣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一个场面，但是有一个人必须回来，那就是在呼和浩特定居的大哥叶真兴。

叶家晚辈联系上了叶真兴，叶真兴说一定回家。

叶真兴真的回家了。

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变成古稀老人。叶真兴十六岁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像花木兰替父从军一样，他是替父“镇守边疆”。内蒙古是叶字牌青砖茶最大的销售区，作为叶家的长子，他理所当然成了“钦差大臣”和“镇守大使”，替父亲牢牢地把内蒙古市场抓在手中，让叶氏茶叶源源不断地流入大草原。内蒙古大草原的财富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叶家。

叶真兴回家的第一件事是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这才知道家乡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得面目全非，变得不可思议。祖宗留下的东西哪里去了？明清街道消失得毫无踪迹，石板路呢？千亩茶园怎么也成了层层梯田？真是一群败家子，统统都是败家子……他想骂人，没有骂出声，只好闷在心里，他在等待机会。

机会来了，喜事办完后。其他人不能骂，自家人可以骂，晚辈可以骂。他把三个侄儿叫到跟前，劈头盖脸地大骂起来。

侄儿们都以为大伯醉了。只有叶真鸣明白，大哥骂的是他，是骂他没有守住祖宗留下的基业。

叶亮等大伯骂舒服后才回家。此时已近凌晨，外边还在放电影，但因天亮他就要赶路，所以不敢凑热闹。

家中还亮着灯，按照三铺镇规矩，孩子出生一百天之内必须点灯。

小女儿在被窝里睡得很香，今天是她满月的日子。大女儿在旁边小床上睡觉，叶亮看完两个女儿才来到妻子身边。

他以为妻子睡了，没想到妻子泪湿了半边枕头。他抚摸妻子的脸说：“海云，怎么哭了？”

妻子一言不发。

“是不是因为我明天要走，你舍不得？”叶亮说。

妻子从床上跃起，抱着他哭得更伤心，边抽泣边说道：“我有预感，你会当陈世美。”

莫名其妙！叶亮心想，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陈世美。

可她程海云却不这样认为，她有强烈的预感，飞出林子的丈夫还能指望他

飞回来吗？

叶亮让她相信自己，相信爱情。

叶亮和程海云是有爱情基础的。

那是在上高中时，当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程海云的爷爷是“贫代表”，是“太上皇”，校长都得听她爷爷的，所以她在学校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贯彻落实“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教育方针，学校在“贫代表”的领导下，废除了正在实施的教学大纲，按照上级指示精神，重新设班分专业，每个年级分成三个农技班，三个养猪班，一个政宣班。农技班每天在校办农场“勤工俭学”，养猪班每天在校办猪场养猪，唯有政宣班不用劳动，每天演戏、打球。程海云没有特长，按规定不是到农技班就是到养猪班，却被分到了政宣班。谁都知道那是因为她爷爷是“贫代表”。

一天，程海云闲来无聊便四处瞎逛，来到养猪班，碰到几名男学生正摁着一头黑猪。猪的叫声撕心裂肺。受好奇心驱使，她凑上前去。一个男生操着一把像调羹式的手术刀在猪的腹部划了一个十字型刀口，然后将两根手指伸进去，掏出肠子一般的東西，手起刀落，立即割下。

好好的一头猪被割上一刀，她便问道：“你们在干什么？”

劊猪。

她不明白劊猪是怎么回事，便来了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男生一听这姑娘真是好玩到家了，一起起哄，她这才知道触犯了“禁区”。

笑声引来一旁的女生，纷纷指责她不怕羞。

敢有人这样奚落她！她不由自主地冲上前抓住一名正笑得花枝乱颤的女生，看到对方笑得欢，程海云不免气急败坏。

她一巴掌掴去，对方脸上留下了五个指头印。

双方对打起来。结果是一比一，她占上风。但大家不会让她占上风，众人出手，打得她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家打的不是她本人，而是整个政宣班。养猪班和农技班的同学都想不通，凭什么他们每天劳动，政宣班每天娱乐？窝了一肚子气没地方出，机会来了，他们怎么能袖手旁观，不打不解恨，这是“阶级仇恨”，唯有这样才能消气。

越打越气，越气越打，越打越重，她被打得晕头转向。快不行了，她感觉就要死了。冥冥之中她感觉到有人在保护着她……等她清醒后，这才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男人的怀里。这个男人就是劊猪的男生叶亮。

她爷爷知道自己宝贝孙女挨了打，咽不下这口气，要处理在场的同学，叶亮请求程海云千万不能处分他的同学。程海云对出手相救的叶亮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于是她也央求爷爷不要处分那些同学，因此，同学们都接纳了她，并视她为好友。